

父母的中秋节

■张秀玲

以当下人眼光，瞧我家这个大家庭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即使我读高中时，当班主任问我家境，我说七个兄弟姐妹，后排家境甚好的城镇男同学，那嘴巴张大呈“O”状，犹如被牙科医生强制撬开。

偏偏这七个子女，找了配偶也是五湖四海为多。几乎目不识丁的父母，面对外来女婿或者媳妇，只能哼哼哈哈。而老人家又偏偏重视节日仪式，特别是中秋，他们的心情就如月饼馅料，也是五味杂陈。

第一个脱离大家庭中秋活动的，是大姐，出嫁了。但那时大姐是嫁到毗邻的村子，是否距离冲淡了那份浓浓牵挂，我们小孩根本不会关注父母表情。

第二个脱离中秋活动的，是我，上大学去了。他们是否略有忧伤，那时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给他们写过书信，也无法求证了。我远嫁之后，交通还不发达，缺席一些节日成了家常便饭，那时明显感觉到父母的忧郁。干嘛嫁那么远，这话时常挂在嘴上，除了这话，也没其他话语，言简义丰就是这样吧。前几年搬

家，翻出几封旧家书，是当年念初中的妹妹写给我的。某年中秋节恰好是周末，父母猜测我会回来，那天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而且派了几个年幼妹妹轮番守候在公路边。夕阳西下，暮色四合，仍不见我的到来，又没有电话联系。那一晚，一桌饭菜冷冰冰摆在那里，父母阴郁着脸，妹妹们不敢放肆动筷子。父母自然寝食不安，猜测我发生了什么不测，那个中秋，妹妹说过得诚惶诚恐。

我调回家乡后，紧接着是小妹的缺席，她这缺席，犹如顽童摔了一跤掉了大门牙豁开的口。她读了四年大学，又留在南京成家立业，至今二十多年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只是某年过年回来一下。

中秋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前，我们照样上班，中秋没有隆重仪式，就是吃月饼。父母虽然重视仪式，但也只在那天给予女们分一些传统空心月饼和苹果。自从作为法定节假日开始，父母开始“不安分”了，总是念叨，既然放假几天，那就回来相聚。但此事古难全，三天的假期，六妹单位又时常加班，拖儿带女的也不方便；弟媳妇来自石家

庄，她不仅缺席了自己娘家的节日，且作为医生，常因加班而缺席这边的中秋节；我的女儿从小是他们带大的，读大学开始，一直远离家乡，也习惯了缺席；而我，往往会利用节假日旅游，缺席似乎习惯了。

有一次巧合，中秋连同国庆，是个长假，父母欢天喜地，提前询问每个子女的假期安排。南京妹妹在父母殷殷期盼中打算回来，其他人也就不做旅游准备。弟媳妇那天也没加班，便提早筹划着中秋活动。

父母住在农村，独立门户，院子很大。中秋那天，恰逢天朗气清，弟媳妇筹办了露天电影加烧烤家庭活动。傍晚，当凉气驱逐了炎热，先让孩子们自己烧烤，大人们坐享其成。饱食之后，借助院子白色墙壁，让孩子们在院子里看露天电影。

那一回，羡慕了隔壁邻居，陆续来到我家院子，一起吃着零食，看着电影，聊聊天，看看明月。直至明月高悬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大家才散场。那晚，父母格外高兴，忙前忙后，擦桌整果，更杯洗

箸，时而一起聊天。

去年，中秋叠着国庆，但因为疫情，大家庭又是“三国鼎立”状态。不过家人所处之地恰好是明月天，千里共婵娟，来个云赏月吧。每户人家将赏月情景上传到群里，来个赏月大比拼。这游戏深得孩子们喜欢，在院子里对着明月掬明月在手，在南京城墙双手捧着明月，也有在阳台凝视明月，更有出外求学的在校园赏月。父母在群里看到各种赏月小视频，也附和着哈哈大笑，掩饰心底缺憾。

这次，在我出发那天，爸爸跟妹妹说得有点伤感，妹妹安慰老人家，二姐素来走南闯北的，她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老人家无法理解这次援川的目的，妹妹哄骗说工资更多时，他才无语。前几天，原单位发了一份月饼，我让弟弟送给父母。大概他们在午觉，弟弟没告知。老人家醒了发现礼品，认得盒子上贴着我的名字，便以为我回来了，兴冲冲打电话给我：“老二，你在哪里，中秋节放假提早回来啦？”

一头雾水的我，好不容易厘清再告知原委，电话那头便以自己听不见挂了电话。我知道，是一滴滑下来的老泪掐掉他的电话。老人家也知道，今年的中秋呀，南京的女儿也来不了，注定还是举头望明月。

父母的中秋呀，如月，有阴晴圆缺。

白月光

■谢钦巨



夜晚的小山村很静很静
关上灯，沉默一些时光
沉默中，许多事却醒了
只有同样的月光洒在窗前
和我的一头白发恰好呼应
归乡的人啊

我离开故乡许多年
如今我坐在椅子上，去看每家每户
老房子变了，许多人不认识
我在心里重新去记忆
寻着记着我就模糊了
原先的故乡还是新的故乡

自然的结果难定好坏
终会把人和事物拖入另一个时光
那把对着溪的椅子却还在摇晃着
独听溪水低声吟唱

听说幸福
是那时候我去远方
是这时候我在故乡
也是故乡正在这个时代的怀里



《你和我加上，有三个月亮吧》（李浙平/画）

北海打的遇老乡

■乔休

平时在生活工作中，经常接触来自老家的“的哥”，有几位“的哥”，特别值得我记录。一位是1998年底遇到的一位莘塍同乡，他在我去鹿城仰义彻夜不眠采访屠宰户时，心甘情愿陪我在车里坐了一夜为我壮胆。我在通讯《我与火腿人不得不说的故事》中，专门写到他。另外一位是前些年的一位“的哥”，在我出去采访时，拾到我丢失在车里的手机。当我拨通号码后，我们的家乡口音就是接头密码，他约我在南郊医院门口交接，不收一分报酬。还有一位，就是1998年10月在广西北海碰到的同乡“的哥”，也令我印象深刻，至今未能忘怀。

那时，我所在的报社要办一份时报，我随沈主任去北海、广州、福州、厦门等地的兄弟媒体，一路南下取经。我们拜访《北海日报》领导和采编人

员，了解到该报如何大胆改革开拓市场的情况后，便走出报社，打的往闹市区走走，然后出发去广州。10月底的北海还比较炎热。提着行李在太阳底下逛街，把在这个城市剩下不多的时间消磨完，我和同伴准备出发去机场。随手在十字街口拦辆出租车，问司机到机场多少钱，他说50元，我嫌贵，要打表。他说打不打一样，都是这个价，但还是开始计程让我们安心。

我和同伴有一句没一句地拉话，黑瘦的司机突然侧过脸来，惊喜地问：“哎呀，温州人啊！”听见纯正的莘塍腔，我很是惊讶，在这千里之外的城市，随机拦下的出租车，司机竟是我的同乡。我大喜过望，多问了几句，更是拍腿称奇，他家住前埠村，跟我家莘塍桥的老屋距离不过300来米远。我了解到，他叫潘国华，20多岁。
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走出去的温州人大多做生意，做老板的不少，再不然也是个“跑单帮”的。在北海遇上同乡“的哥”，的确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们挺有兴致，追根究底， he说是十来岁时出来的，跟人做过生意，当过工人，也想做生意，但资金不趁手，也想回家，但已在北海娶妻生子。妻子不想回浙江，他也就算了，哪儿水土不养人，北海出租车价格很便宜，就租辆车开了。他问我们过来做什么，我说我们拜访同行。

我一开心话就多：“你开出租车，很辛苦吧。”他笑：“也习惯了。做什么行业，想干好都辛苦。”我说：“和在北海的同乡经常有聚吗？”他说：“机会不多，我是靠劳力兑伙食，没时间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去那边看看，听说在那附近，温州人开餐饮的、珠宝市场的

不少。”“今天没时间了，下次吧。”我又开始打听“隐私”：“你在这里，收入高吗？”他笑：“看来当记者的，就爱东问西问。过去房地产红火时，我们收入好些，现在一般。”他说想自己搞辆车，可能会好些。我问他有没有回家，问他想不想家，他说想，当然想，很想很想。接着就沉默了。

不一会儿到了机场。我扫了一眼价码表，惊奇地发现票价跳在49.6元，与他起步时报的价相差无几，不由地又称赞几句，他自然有些得意。相处没多久的同乡，此时倒有点难舍难分。他把我们送到入口处，我叫他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他的手机号码，相约有缘再见。平时生活中，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，都以为还有机会再见，其实许多人，初相遇说不定就是不再相遇。因此，我和在上海遇到的一位同乡“的哥”，就多了这方面的考虑，我们加了微信，经常在朋友圈点个赞，就假装在联系了。我偶尔翻到北海潘国华的电话号码，也会想起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乡。不知道爱笑的他，最近在忙些啥，会不会还在开车，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车。

悼念陈白枢医师

■林笑漫

日前，偶然间看到邻居拿着一本《玉海文化研究》，我便向她借来翻看一下，竟然看到了一篇陈飞跃写他父亲陈白枢医师的悼词。我大吃一惊，陈白枢医师走了，多好的一个人走了，令人悲痛不已。陈医师是瑞安市人民医院退休的老中医，长期从事针灸推拿工作，退休后仍自办诊所，杏林妙手，医者仁心。

陈白枢医师是我的老伴（余振棠）的知心朋友，老伴去世后，他拄着拐杖躬着背来向振棠的遗体告别。而他去世，我却一点儿表示都没有，心中甚感

疚责。陈医师，永别了，请你原谅我的无情无礼吧！

上世纪60年代，陈医师是我女儿的医生。我女儿患了小儿麻痹症，曾多次让陈医师给我女儿治病。上世纪70年代，大学恢复招生，我的老伴帮他的小儿子复习功课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与我的老伴成为诗友，每写一首诗，两人总是互相讨论，互相切磋。陈医师的字写得苍劲有力，而且很端正。写诗不是他的本行，他却非常认真学习，进步很快。

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的

左耳突然发闷，左侧头部很不舒服。我去医院挂了五官科门诊，那位青年医师说：“你这耳病是神经性的，无法治疗。”又说：“你即使走遍天下，也治愈不了这病的”。他开了几颗药片打发我走了。我拿着这几片药回家，想，既然走遍天下也无法治愈，这几片药服下去又有何意义呢？我将药片丢掉了。

没办法可想时，我想到了陈医师，到了他开的诊所。他给我的左耳进行针灸，即在左耳周围扎了许多银针，并通了电流。开始连续针灸三天，不见效果，最后他说“你别怕痛”，他要在我的耳内扎

针。他说：“你如果听到轰隆的声音，告诉我一声。”我忍着痛被扎了两针，当第三针扎下去时，我仿佛听到一声像闷热的盛夏天将要下大雨前的一声雷鸣。我喊了一声，陈医师立即松了手。我感到耳内通透了，头部也不闷了。陈医师说：“这一针很难扎的，扎得太轻无效果，扎得太重，如果刺破了耳膜，会发生耳聋。”陈医师在无任何仪器帮助的条件下，这一针扎得不轻不重，不偏不倚，这样的手法如果没有高深的技术功底，是绝无办法做到的。陈医师，你走了，你带走了这高深的治病救人的医术，这怎不叫人唏嘘，令人悲痛啊！

三年前，我的老伴走了，今年陈医师也走了，几年中，老友已大半凋零，世事沧桑，老天无情。人生在世是单程道，永无回程之日，我不想说再见，就此别了！

陈医师，请安息吧！

关于对瑞安滨海新区汀飞线(G228国道-瑞枫大道)实施交通限制的通告

因规划调整，现汀飞线(G228国道-瑞枫大道)已不属于规划道路，多年未作维护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并因民莘东路道路建设，03-19、03-24地块出让做地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经研究决定于2021年9月20日起对汀飞线(G228国道-瑞枫大道)进行封闭。

请广大市民予以支持配合，并按交通标志行驶。

特此通告

瑞安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
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2021年9月14日

遗失

遗失瑞安市来福快餐店的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（二联），发票号码：03654076-03654125，发 票 代 码：3300172320，声明作废。

兹有黄丽珍由温州悦安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7月29日开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，发票号码：03452467，发票代码：033001900105，金额：85000元，声明遗失。

兹有金高智由温州悦安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，发票号码：15369558，发票代码：033001800105，内 容：悦澜湾四期5-2-1603，金额：774742元，声明遗失。

遗失瑞安市小星星英语培训学校的法人章(谢陈玲)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戴春眉2015年3月25日核准的营业执照，证号：92330381MA2C20A657，声明作废。

分类天地

服务热线：65917777

招聘

■瑞安董田卫生院诚聘:外科医生、精神科医生、康复医学科医生、儿保医生、公共卫生各1名，针灸推拿技师5人，护士若干名，报酬面议(有中高级执业资格从优)，联系电话：13706642875、13587963221。

■陶山镇卫生院诚聘120专职医师:2名，需具有执业助理医师或以上职称，40周岁以下，待遇保底12-15万元(具体面谈)，会讲瑞安话、熟悉瑞安地理环境者优先，招满即止。联系电话:13868411098。

家政

■百姓家政:瑞安专业搬家，钟点工服务，专业管道疏通，专业清理化粪池，专业空调维修，电话:66615820。

■三通家政:瑞安专业管道疏通，专业清理化粪池，专业空调、水电安装维修，专业搬家，提供钟点工服务，15356267199。

求购

■高价购各种旧设备:发电机组、机床折弯机、剪板机、冲床、旧锅炉、制鞋设备、罗拉车、下料机 五金化工设备等，13157759176。

家电维修

■29年专业经验，安装、精修、清洗:大小空调、冷库、工业冷水机，国产、进口机组，制冷设备疑难故障排除。承接各单位品牌电器整体包修，15867741252。

■瑞丰制冷:空调故障专业维修、鉴定机构，联系电话:18267767246。

转让

■变压器、造粒机转让:(1)800千瓦全套干式变压器1台;(2)双螺杆塑料造粒机，型号:95型1台、65型1台、52型3台、单螺杆2台。联系电话:13705780065陈总。

定制门窗

■佳恩门窗:专业为您定制中空门、断桥窗门、淋浴房、阳光房、金刚网纱窗。电话:18106782333,540588(市府网)。

疏通补漏

■清理化粪池、马桶、下水道、阴沟，空调拆装，钻孔，提供钟点工，18205778338。

■高压清洗管道、化粪池、马桶、阴沟，空调拆装，钻孔，提供钟点工，17816302188。

■专业疏通马桶、下水道，维修水电、高压清洗、疏通管道，清理化粪池，13968936321。

■专业疏通清理:疏通马桶、浴缸、阴沟，专业清理化粪池，高压清洗、疏通管道等服务，13388579754。

■高压车清洗管道、阴沟，通马桶、下水道，空调拆装、修、加液，82395069。

■清理化粪池，通下水道、马桶、各种管道，价格低，15869696136。

■专业疏通马桶、下水道，高压清洗大小阴沟，专车抽粪，65680798。

■专业清理化粪池，高压清洗，疏通阴沟，拆、装空调，加液等，82507177。

搬家

■瑞安百姓搬家公司:居民搬家，长短途搬家、搬运，货运出租，空调拆装等，13967736316。

■居民搬家、办公室搬家、长途搬家，设备搬迁/搬运，短途拉货/搬家、钢琴搬运，家具拆装、空调移机/拆装，65621915。